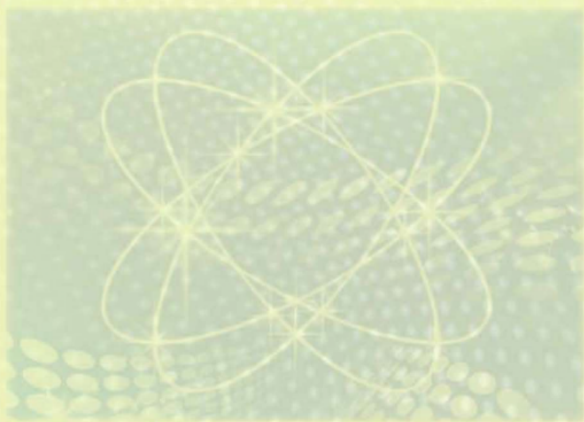


丑末寅初 · 红黑阵 · 三一部队

林希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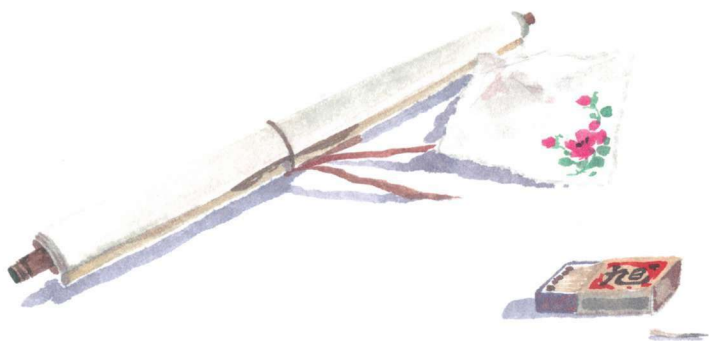


天津人民出版社

林希自选集

丑末寅初
红黑阵
三一部队

林希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丑末寅初·红黑阵·三一部队 / 林希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6
(林希自选集)
ISBN 978-7-201-11699-0

I. ①丑… II. ①林…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3317 号

丑末寅初·红黑阵·三一部队

CHOUMOYINCHU·HONGHEIZHEN·SANYIBUDUI

林希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伍绍东
装帧设计 汤 磊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6
字 数 17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目 录	丑末寅初	1
	红黑阵	107
	三一部队	173

丑末寅初

天津有个南市,上海有个城隍庙,北京有个大栅栏。广州有个什么热闹地方?汉口又有个什么繁华街衢?在下孤陋寡闻,不得而知。只是至今年过半百,走了许多地方,方知这普天之下,大凡八方居民杂处的城镇,便必要有一处地方最热闹。喜欢往一处地方扎堆儿,原来是人的一大天性。众人往一个地方扎堆儿有什么好处?不必细说,人多的地方是非多,有了是非便有了纠纷,有了纠纷便有了争斗,有了争斗便要分出胜负,分出胜负来便有了英雄好汉,当了英雄便可以称霸天下,能称霸天下就光占便宜,你道若是人人都只在自己家里待着,这人生一世还有个什么奔头?

如今要说的是天津南市。市者,集市也;南,则是因为它处于天津老城区的南端。天津卫有没有北市?没有。所以这南市便是天津卫唯一一处常年不散的集市。说起集市来,那已是老老年间的事了,自从燕王朱棣降旨于天津建卫以来,那种只在早晨热闹一会儿的集市便成了终日兴隆的闹区,

从此之后建房修路，一家商号一家商号地相继开张，至今五百余年过去，南市早成了一处百业昌盛、生意兴隆、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的地界了。在南市，没有看不见的稀罕，一个人长两颗脑袋，新鲜不新鲜？不新鲜，就在南市大街三不管地界内，常年的一个大篷子，双头人表演，一角钱一张票，果然是一个人长着两颗人头，只是不走动，光坐在一张大椅子上，又说又唱，又哭又笑，羞得只长一个脑袋的人都觉着怪对不起后辈子孙的。在南市大街的娱乐区，有表演吞铁球的，一对铁球吞进肚里，一走动，肚子里叮叮当当地响，待一会儿吐出来，铁球上带着血渍，这是真功夫。笔者幼时淘气，常常逃学旷课偷偷地往三不管跑，亲眼所见。在下看见过吃电灯泡的；看见过吃铁钉子的；看见过吃草的；看见过吃帽子的；看见过吞宝剑的，一把三尺长剑，一口一口地往肚子里吞，吓得人个个打冷战；还看见过吃砖头的，一块红砖，一口一口地咬着吃，看他咀嚼得那样香，真令人垂涎三尺。反正这么说吧，只要到了南市大街，这普天之下恨不得就没有不能吃的东西。你说这热闹场面好看不好看？

到了南市大街，不光有热闹好看，还有东西好买。正儿八经的大字号，皮货庄、绸缎庄、鞋帽店、金银首饰、洋广杂货，全都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所以天津南市的许多家老字号早已是誉满全国。外地人来天津，专门到南市去买老牌子

产品,保你上不了当。一家家商号外面,小摊贩一个挨着一个,活活在两侧商号外面又筑起了两道人墙。摆小摊要精气神足,从早到晚不停地喊叫。那年月没有扩音器,没有录音机,一声一声地全靠摊主自己吆喝,要声音宏亮,要底气足,还要用词新鲜,有诱惑力:“带钱的你算来着了,百年不遇的大甩卖,一副鞋垫的价钱买双牛皮鞋,三百年不减成色,传辈儿去吧,买吧!”愣有三百年穿不破的皮鞋,而且价钱便宜得令人打喷嚏,你说说若是不买一双带回家去,岂不是太傻帽儿了吗?

南市商业区的最大特点是货全。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天南的,地北的,东洋的,西洋的,活的,死的,半死不活的,吃的穿的用的玩的,据专家调查,天津南市大街只有四种极有限的物件买不到:一是飞机大炮机关枪;二是棺材(有卖寿衣的);三是亲爹亲娘(有卖儿卖女的);第四种买不到的东西,你猜是嘛?这第四种买不到的东西是一种药品,绝对的祖传秘方——后悔药。反正这样讲吧,在南市大街上了当吃了亏倒了霉,还真找不着卖后悔药的地方。

南市大街的商业为什么兴隆?因为天津人喜欢往南市跑。笔者在前两年写的一篇小说《相士无非子》中说过:天津卫人有钱了都要跑到南市来花,天津卫人没钱的都要跑到南市来挣;天津卫人不走运时都要来南市碰碰运气,天津卫

人交上好运都要来南市欺侮欺侮人。在那篇小说中因笔者要开掘人物内心世界要展现人物思想内涵要刻画人物精神情感且要寻找不同文化背景描绘反差冲击以及种种连笔者自己都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手艺绝活，故对于南市大街的热闹便只作些浮光掠影交待，至今于读者面前仍感歉疚。此次忙中偷闲，在下只想把昔日发生在天津卫南市大街上的种种故事做一番演义，也算是录载下一些天津旧城风貌，免得日后天津好体面的君子们只说天津是一片净土，天津卫人人尽圣贤，“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不敢当，您哪。

其实早在公元 1930 年，民国十九年的时候，天津卫就有一位正人君子、社会贤达人士公然主张取缔南市大街。这位大人便是彼时天津国民参政会的副议长程一村。这位程一村先生学贯中西，身兼数所大学校董，且又是德高望重的儒士贤人。程议长非礼勿视，非礼勿闻，为匡正世风，由他出任会长，天津卫成立了仁义道德公会，专门承担教导津沽刁民的重任。在天津市参政会的全员会议上，程先生总是慨然呼吁，南市乃天津一大毒瘤，市风为之毁，民心为之坏，南市大街一日不除，天津一日不得安宁。为此，在程一村副议长的领导下，天津市政当局制订出了一个改造南市的百年规划：禁娼十年、禁烟十年、禁赌十年、禁骗十年、禁打架斗殴十年、禁坑蒙拐骗又十年、十年、十年……总之待到一百年

后,天津南市大街便成了一处男耕女织、温文尔雅、君子礼让、只闻琅琅读书声的圣贤之地了。

老圣贤程一村先生的南市梦堪称可敬可佩,但现在还不行,现如今许许多多的人还要在南市大街讨一碗饭吃,而对于天津卫众多没本事没能耐没靠山没门路没地盘没门脸没本钱没帮衬没哥们没胆子没手艺没力气的芸芸众生来说,一旦一颗炸弹将南市大街炸平了,这些人还真就断了活路。

30 岁的体面汉子朱七，终日就在南市大街上混饭吃。朱七原名朱敬山，娶了妻，有个 5 岁的儿子，算得上是拖家带口，一天不到南市大街上去挣，一天就要“扛刀”。嘛叫“扛刀”？“扛刀”就是挨饿，文明人不说挨饿，说是断炊，朱七没有这么大学问，不明白这两个字当嘛讲，他和所有天津卫爷们儿一样，将挨饿说成扛刀。典出于《三国演义》，关老爷身旁，周仓扛刀，嘛儿也吃不着。

在南市大街，朱七没有店铺，也不摆摊，这就是没门脸没本钱，他是嘛也不买嘛也不卖，两肩膀扛一颗脑袋，甩着一双手来到南市大街，混一天得给老婆孩子挣出 2 斤棒子面钱来。朱七一不是哪家商号的伙计，二不打零工，这叫没力气没本事没能耐，有力气的去大光明码头给外国轮船卸货，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儿，凭力气挣钱，好歹能养家糊口——朱七讲的是遛遛达达，块儿七八，块儿七八就是 1 元钱左右。棒子面(玉米面)1 角 5 分钱 1 斤，朱七一家三口人

饭量大,每人一天要1斤半粮食,朱七的5岁儿子一顿饭能啃两大饽饽,吃得他娘直往肚子里咽泪儿。还要买煤球、住房,吃萝卜熬小鱼,要买油盐酱醋,混得好,朱七晚上还要喝二两酒,弄不到手1元多钱,这日月便没法过。凭什么弄钱?朱七什么也不会,什么京剧清唱什么杂耍摔跤打弹子吞铁球说相声变戏法,朱七一窍不通。还不能似那些地痞青皮无赖,挨家挨户挨摊地收“份子”。有一个吃份儿的团头,手里有只小喇叭,每日沿着南市大街挨门挨户地吹,吹一声1角钱,伙计们没立时将钱送出来,再吹一声喇叭……连着吹三声还装听不见,爷今日不走了,当即掏出绳子来就在你门槛上拴扣儿,他要上吊,你说惹得起吗?就靠着这声喇叭,人家这位爷吃香的喝辣的,敛完了份子换上长衫,人家爷到班子玩去了。你朱七比得了吗?

朱七这也不行,那也不干,可他每日这1元多钱是如何弄到手的呢?偷?抢?早交待过,朱七是个体面汉子,要堂堂正正地做人。

朱七的钱,挣得不容易。

譬如说吧,来个生脸的,卖洋袜子。找个不碍事的地方,将包袱铺开,放开嗓子吆喝:“双线的洋袜子好呀,买来吧!”喊了半天无人问津,这时朱七便过去了,他俯身拾起一双袜子,拿在手中仔细端详,待到有人恰好从他身边走过,他突

然大声赞道：“哎呀，这洋袜子太好了，上回我就买了一双，说话两年了，现如今还好好地穿着呢！打从那以后你又往哪儿摆摊去了！别忘了老主顾呀，我买，我买三双。”天津人买东西有个毛病，哪怕是个驴粪蛋，只要看见有人买，他必随着抢。这么着，呼啦啦一大包袱洋袜子就全卖了，卖袜子的当然要感激朱七：“那双洋袜子送给你吧。”于是朱七白得了一双袜子，正好这时候有人还要买洋袜子，卖光了，朱七说我这双让给你吧，你瞧！这一元多钱就算到手了。

大多数卖货的，自己带托儿，有男有女，朱七自然挤不进去，强挤过去也自讨没趣，“走走走，别在这儿起腻！”让人撵出来了。东逛西逛，实在眼看着太阳西沉这一天没指望了，灵机一动，“我的爹呀！”立时哭声震天，惊得全南市大街为之一怔，众人停住脚步，只见朱七一面哭爹一面往前跑，跑到一处卦摊前面，朱七扑通一声冲着算命摆卦摊的先生就跪下了，“神仙，您老刚说我爸爸三天之内必有横灾，这不，上午让火车碾死了嘛，您老真灵呀！”有如此料事如神的相士在这儿卜测吉凶，能没有倒霉蛋咬钩吗？这么着，朱七这天的1元钱又算混到手了。

朱七这样在南市大街混事由，人们难免要为他担心，哪里会每天都有这种捡便宜的机会呀！放心，保证每天都有，不如此算不得是南市大街，而且在南市大街靠“套白狼”吃

饭的,绝不只是朱七一个人,比朱七更蒙事的多着呢。也许还有人担心,如此每日靠“打飞虫”吃饭,一家人能过上好日月吗?放心吧,朱七一家三口人的日月过得火爆着哪,以窝头、熬鱼、白菜汤为最低生存条件,有时能加一盘猪头肉,隔三岔五的包饺子,蒸包子,炸酱面,还偶尔吃一次肘子、大熏鸡,逢年过节老婆孩子还能添件新衣服;遇上好年景,说不准就能发笔小财。也不过就是前两年的事,天津闹霍乱,市政当局采取紧急措施,注射防疫针。为控制传染病蔓延,尤其对繁华地区格外控制。立时,南市大街东西南北四个道口设上卡哨,出入人等一律要出示“针票”,凡未随身持带针票者,必须当场注射防疫针。说来也有意思,天津人历来将打针看得比传染病可怕,可是天津人又没志气,为了不打针,宁肯三个月不出门。忍耐不住非要去逛南市大街,自己又没有针票,于是朱七的时运到了,他远远地在南市大街口处“哨”着,遇有天津父老带不愿打针模样的人走来,朱七立即走上去靠近身旁,像是自言自语低声嘟囔:“打针伤气,5角钱保平安呀。”听见朱七的嘟囔,人们便明白他是在兜售“针票”,果不其然,将5角钱塞到朱七手里,朱七立即将一张盖有天津市卫生署大印的空白针票塞到你手里,“姓名,年岁自己填吧。”三个月过去,天津卫一场霍乱,朱七总共赚了三百多元,细算算,够一年的开销。

只是,朱七心里总有个解不开的疙瘩,在南市大街混饭吃并不难,最难的是咽不下这口孙子窝囊气。没人拿自己当人,谁都不敢往自己脸上吐唾沫,遇见不讲理的,朱七还挨过耳光。“滚”,别人听着刺耳,朱七听着就和听百灵鸟唱一样,脸不红心不跳,一抽鼻子就走开了,没脾气,明知道是自己碍事。有一次,一家大商号开张,朱七挤进去道喜,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争作头名财神爷——第一个买东西的顾客。天津卫的规矩,新字号开张,对第一个来买东西的顾客半价优待,一双布鞋4元,只收了朱七2元,第一个顾客买过之后,其它人再买,便一律4元了。朱七捡了个便宜,提着件新鞋盒出来,大街上转一圈,一个小时之后他又回到这家新字号来了:“掌柜的,这双鞋我穿着不跟脚,您老给我退了吧!”你想啊,这小算盘打得够精细的,半价买的鞋,退货时就要收回4元,不费吹灰之力白赚2元钱。没想到,“呸”地一声,一口唾沫吐在了朱七的脸上,“成心捣乱呀,你个混账东西!”掌柜的扑上来就要打朱七。又是天津卫的老规矩,新开张的字号最忌讳头一天有人退货。大势不好,朱七立即抱头鼠窜,跑到马路上,正遇见一个人要进这家字号买鞋,罢了,3元钱卖给你吧,朱七只挣了1元钱。

人家不拿自己当人看,这实在不是滋味,没有亲身感受的人,谁也不理解为什么是人不是人的都要往人上奔,更何

况朱七是个体面汉子,谁不盼着堂堂正正地做人呢?只是,这南市大街做人难。在南市大街,花钱的是人,赚钱的不是人;买东西的是人,卖东西的不是人。花钱的穿着长衫西服,赚钱的就只能穿短裤短袄。你也来件灰鼠皮袍子穿上,立在小烟摊旁边,等着吧,一时不脱下这件皮袍子,你一时休想开张。人家还当你是买烟时正碰上卖烟的拉肚子,君子助人为乐,临时替烟贩子看一会儿小摊的大人先生呢。买东西的财大气粗,随心地挑挑拣拣,卖东西的就得欠着三分理,只能百依百顺,稍一轻慢,弄不好非打即骂,到头来还得向买东西的赔礼道歉。可怜朱七毕竟是耳目闭塞,人穷志短呀。他万万想不到迟早能有一天卖东西的会比买东西的凶,以至于店堂纪律头一条要写上“决不打骂顾客”六个醒目大字。

如此,便说到正题上来了——

六月初三,朱七要去给老岳父祝寿,早在四五天之前,朱七一家人就开始筹备了。在南市大街朱七多卖了点力气,为老岳父的寿日挣来了四份厚礼:一只大寿桃四斤长寿面、女婿的酒闺女的肉、两瓶直沽二锅头、一只大猪肘,足以讨得岳父大人的欢心。朱七的媳妇有件麻纺旗袍,自己缝的绣花鞋,虽算不得是名门闺秀小家碧玉,但在天津卫足够体面。只是,朱七穿什么呢?短裤短袄?太寒碜人,不光寒碜